

# 卧底中情局



# 一个间谍的自供状

皮特·厄雷 著

Pete Earley

季大方 刘勇军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卧底中情局

一个间谍的自供状

皮特·厄雷 著

季大方 刘勇军 译

新世界出版社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11 - 5373

Confessions of a Spy: the Real Story of Aldrich Ames

Copyright © 1988 by Pete Earley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arranged with Pete Earley and published by New World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皮特·厄雷授权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卧底中情局：一个间谍的自供状 / (美) 厄雷 (Earley, P.) 著；  
季大方，刘勇军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12

ISBN 978 - 7 - 5104 - 2429 - 8

I. ①卧… II. ①厄… ②季… ③刘…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7231 号

## 卧底中情局

---

作 者：(美) 皮特·厄雷

翻 译：季大方 刘勇军

译 审：汪有芬

责任编辑：乔天碧 李淑娟

版式设计：兰 旗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www. nwp. cn](http://www.nwp.cn)

[http: //www. newworld - press. com](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1092 1/16

字 数：300 千字 印张：20

版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04 - 2429 - 8

定 价：3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献给凯文·迈克尔·厄雷

## 致中国读者

我的书能被介绍给中国人民，我深感荣幸和感激。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我有两项任务。一是采访新闻人物，如美国间谍。为什么一个美国人会背叛自己的国家？二是揭露社会不公。美国不去关爱精神病患者，而是把他们投入各级监狱。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

中国和美国差异很大。但我们都是国际社会的成员，通过共享我们的故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并成为朋友。

谢谢你们让我把我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皮特·厄雷

*I am deeply honored and grateful to have my books introduced to the people of China. As a journalist and author, I have two jobs. The first is to interview people in the news, such as U.S. spies. Why does an American betray his own country? My second job is to expose injustice. America is not taking care of persons who suffer from mental disorders. The U.S. is locking them in jails + prisons. Why is this happening?*

*China and the U.S. are much different. However, we are members of a global community and we can learn much from sharing our stories and becoming friends.*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share my stories with you!*

*Peter Earey*

## 前 言

---

两年半前，我们全家在女儿的倡议下，从旧金山的东湾驱车到西雅图，再从那里乘邮轮到阿拉斯加作为期8天的海上旅游。开车北行，沿途有些风景虽很迷人，但长途跋涉难免感到单调疲乏。女儿给大家播放了一部名叫《卧底中情局》的有声读物，主人公是中情局的反苏谍报处处长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他为了满足妻子的物质欲望，自愿充当克格勃卧底，使美方遭到严重损失，其中包括至少10名美国间谍被克格勃处决。书中讲的全是真人真事，描述又绘声绘色，我们都深深地被它吸引住了，一直把整个故事听完。后来我才知道作者名叫皮特·厄雷，是一位以纪实和调查性作品闻名的当代美国畅销书作家。我一直从事跨文化传播的工作，离休后也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回到北京后，我先后从国内外得到作者的六部非虚构作品，看后感到的确名不虚传，由此萌生了把作品介绍到国内来的念头。

皮特·厄雷原是《华盛顿邮报》记者，他的第一部纪实作品《间谍之家》于1988年底出版后一举成名，从此成为专职作家。此后的几年里，他又陆续出版了好几部成功之作。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在此期间几乎断绝了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因此他的名字和作品不为国人所熟悉。至今为止，他先后出版了12部书，其中大部分为纪实和调查性报道，曾获得众多奖项。他本人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评出的畅销书作家。

很快，新世界出版社和北京新知跨文化传播公司接受了我的倡议，与作者联系版权也十分顺利，于是决定共同推出“美国畅销书作家皮特·厄雷纪

实和调查性作品系列”。四部书中有两部是间谍题材：一部是本文开始提到的《卧底中情局》，另一部则是他的成名之作《间谍之家》，讲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约翰·沃克为首的间谍网出卖美国军事机密的大案。这两桩间谍大案案发时间都距今有20多年之久。在此期间，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互把对方视为主要敌人，两者之间的间谍战如火如荼。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否缓和了呢？据厄雷引用俄国对外情报局（简称SVR，克格勃的继任机构）一名前特工的话说：“冲突并没有结束。除了名称，一切都没有变。只不过现在美国被称为主要目标。”

2010年6月在维也纳闹得沸沸扬扬的、冷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交换间谍事件，以及最近的事态发展似乎证明了这一说法。当时，美方用刚刚拘捕不久的10名通过非法移民长期潜伏在美国的俄国间谍，来交换4名在俄国服刑的西方间谍。在俄方间谍中有一个名叫安娜·查普曼的年轻性感女子特别受到西方媒体的青睐和渲染。这个被称为“能置人于死地的荡妇”不久前又成为这一间谍案后续报道中的新闻人物。就在今年6月底，莫斯科地区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此案时证实，负责掌控安娜·查普曼等人组成的间谍网的俄国对外情报局上校亚历山大·波捷叶夫，实际上是一名为美国效力的双重间谍，正是他出卖了在美国的那个间谍网的全部成员，并在美国拘捕他们前夕逃离了俄国。法庭对他进行缺席审判时，安娜·查普曼是重要的证人之一。

看来，紧张的间谍战还在继续。间谍和爱情一样，都是作者们和各种媒体的永恒主题。读一些这方面的书，不仅可以增长见识，也有助于感悟人生。

以间谍为主题的书很多，与作者主题完全相同而抢在他前面出版的书也有好几本。那么，皮特·厄雷的作品又有什么特色呢？首先，他的书没有任何虚构或想象的成分，完全是历史的真实。这一点读者看完他的书后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其次是他报道的深度。他不仅准确而生动地重现了曲折复杂的案情，而且深入到书中主要人物的灵魂深处，活灵活现地揭示了他们的贪婪和堕落，从而反映了人性的险恶。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可以在热情拥抱投奔美国的俄国好友之后，立即转过身去向克格勃告密。约翰·沃克为了延续和扩大自己的间谍“生意”，不惜用尽心机，针对各人不同的弱点，引诱和哄骗自己的好友、哥哥和儿子，把他们拉入以自己为首的间谍网。

谈到作品的深度，不能不钦佩作者的认真和执著。他不是一名赶浪潮的

作家，从不匆忙地把自己的书推出来，而是首先一门心思下工夫收集第一手材料。为了写《间谍一家》，他首先争取到对间谍网首犯约翰·沃克的独家采访权，先后共进行了23次采访，每次平均长达7小时。他还花了几百个小时对沃克的10名近亲进行了访问，花了更多的时间对87位其他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与此同时，他还广泛阅读一切可能接触到的文件和资料，其中包括大量的庭审记录、约翰·沃克私人日记和来往信件，以及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和监听录音笔录。

最后的成果是一部叙事翔实深入，人物丰满逼真，文笔流畅生动的杰作。虽然《间谍之家》在案情公布后两年半才出版，但这并不妨碍它行销30万册，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接着又被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拍成电视连续剧。《出版周刊》称赞《间谍之家》为“同类书中之经典”，我个人也相信它将作为世界间谍史中的一部优秀著作流传于世。

皮特·厄雷以同样的力度来写《卧底中情局》。他是在狱中对该书主人公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单独采访的唯一作家，时间长达数周之久。这在埃姆斯刚被捕不久、案件还处于高度敏感期时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该书的序言描述了他们第一次戏剧性的会见。开头的一句话就是埃姆斯问厄雷：“你是怎样闯进监狱的？”答案我可以冒昧用一句话来概括：作家的智慧战胜了司法部门的官僚主义。

总的来看，皮特·厄雷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信任和支持，除了高超的采访技巧和勤奋的工作态度以外，他本人的诚实和公正也是他取得成功的秘诀。《华盛顿邮报》说：“厄雷是一位客观公正的报道者，他坚持不让自己的感情影响到故事，充分体现出了他对新闻纯洁性的坚守和对于追寻事实真相的读者的尊重。”另一位作者写道，厄雷的写作特色——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商标——是让书中的人物自己讲述他们的故事而不加评论。

这种做法听起来似乎不难，但做起来绝非易事。正如皮特·厄雷所说，对于一个作家而言，“重构”一个事件总是很难的。人们可能会说谎，记忆会不完整，偏见会起作用，错误会出现，对所说的话、达成的共识或协议、对所做之事，人们会由衷地持不同意见。在不同的时间里，厄雷选择让一个人来回忆书中的某个具体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事件都至少被两个，通常是更多的其他渠道证实之后，才被收录书中。



皮特·厄雷在《致中国读者》中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他有两项任务。一是采访新闻人物。二是揭露社会不公。他的两部间谍书就是深入采访新闻人物的结果，而他的调查性报道《间接证据》和《疯狂》，则是他揭露社会不公的代表作。

《间接证据》讲述的是美国南方的一桩死囚冤案。在介绍他的这部书前，不能不提到在美国文坛占有重要地位、今年已85岁高龄的美国女作家哈珀·李。她毕生仅在1960年发表过一部题为《杀死一只反舌鸟》的作品，但它却成为对美国社会影响最深远的小说之一。有一项社会调查甚至声称它对普通美国人一生的影响仅次于《圣经》。作者以20世纪30年代她的故乡南方小镇蒙罗维尔发生的事情为素材，描写了一个黑人如何被指控强奸了一名白人女子，在他的辩护律师证明他无辜以后，那个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仍然判定他是强奸犯，最后一群愤怒的白人把他处死。这部小说发表后立刻成为全美的畅销书，获得了1961年普利策奖，被拍成电影，几十年来被许多公立中学列为必读书，李本人2007年还获得了总统自由奖章。

20世纪80年代末，皮特·厄雷发现，就在哈珀·李描写的故事的同一南方小镇，发生了一桩与李的小说中讲述的故事极为类似的案件。一位名叫华特·麦克米利安的黑人被指控杀害了年轻貌美的姑娘朗达·莫里森。他还被指控杀害了邻近城市的另一位白人女子，他被判处死刑，当时已在死牢里待了一年多。之所以还没有被执行死刑是因为有一位新来的名叫布莱恩·史蒂文森的黑人律师，他在代表一个民办公助的法律援助中心查阅死刑案件的档案时，发现麦克米利安的案情存在许多疑点和不实之处，于是他接受了被告的委托，代表他上诉要求重审。

皮特·厄雷决定把这个案件作为他创作该书的主题。因为他想知道，从哈珀·李讲述的故事所处的20世纪30年代，到类似案件发生的20世纪80年代末，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小镇在种族关系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被指控杀害了两名白人女子的麦克米利安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审判。

经过采访当事人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皮特·厄雷写出了《间接证据》，一部被人称为“新版本的《杀死一只反舌鸟》”的作品。他的书表明，被告麦克米利安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关入死牢，这首先是司法程序上的错误。麦克米利安无任何犯罪记录，而3名证人中最主要的证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

白人惯犯。证词更是互相矛盾，存在明显漏洞。法庭还蓄意扣押了有利于被告的证据。更为重要的是，至少有6名证人证明被告在案发时在家里参加当地教会组织的“炸鱼”义卖活动，根本不可能在现场作案，但仅仅因为他们都是“黑人”法庭便不予采信。幸运的是，史蒂文森律师坚持正义，排除各种困难和障碍，终于使亚拉巴马州刑事上诉法庭于2003年3月宣布，这是一桩因审理错误而造成的冤案。麦克米利安在死牢里待了6年后被宣告无罪释放。

《间接证据》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并获得了艾德加真实犯罪最佳报道奖和罗伯特·F. 肯尼迪奖。《纽约时报》在它的书评栏写道：“厄雷先生巧妙地讲述了这个故事。他把采访材料、侦查员的报告和法庭上的证词编织在一起，表明这个体制如何慢慢地、但却又是无情地把套在麦克米利安先生脖子上的绞索收紧……《间接证据》让读者看完后感到义愤。”

如果说皮特·厄雷写《间接证据》是有准备、有计划的，那么他写《疯狂》却纯属偶然。一天，他突然获知他远在纽约上大学的儿子迈克，原来只是偶尔有些幻觉，已发展成严重的精神病，而回到家里后他又拒绝服药。按照美国当地的法律，已成年的精神病人，除非他对自己或别人构成“迫在眉睫的危险”，医生和家属是无权干预的。在厄雷眼看无法救助他儿子的情况下，迈克的病情日益严重，直到他有一天破窗闯入私人住宅，并毁坏了他人的财产。住宅里的警报器响了，来了一批警察把他铐走，接着他面临两项重罪的指控。

皮特·厄雷经过长达3年的采访和调查发现，迈克的不幸不过是被隐蔽起来的全国性大悲剧中极小的一部分：美国有35万精神病人被关在各级监狱里，还有50万精神病患者被判缓刑，其中不少人流浪和露宿街头。每年刑事司法系统要处理的精神病患者多达100万人。厄雷书中的大量生动故事说明，美国“疯狂”的精神卫生体制及相关立法和司法的缺失，已经给无数的家庭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疯狂》一书的出版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在过去5年里，作者已经应邀在全美50个州中的46个州作过演讲，他两次应邀到美国国会作证，他所居住的弗吉尼亚州还邀请他帮助重新起草该州有关精神卫生的法律。他还被邀请到巴西议会、冰岛精神病学会和葡萄牙最大的精神卫生维权组织做有

关精神卫生的演讲。作为一部推动了精神卫生改革的全国畅销书,《疯狂》获得了美国精神病学会等组织颁发的各种声名显赫的奖项。它还是2007年普利策非虚构类奖的两项候选作品之一,该奖为新闻界的最高奖项。

因为他的书,美国有好几个州在对待精神病人的方式上已经有所改变。美国许多城市已经开始实施训练项目来培训警察,教他们如何正确应对精神病人。其他社区也已经设立了一些项目,将那些关押在各级监狱里的精神病人尽可能转移到那些可以帮助他们康复的治疗项目中去。在一些城镇,法官们专门为那些被逮捕的精神病人设立了特别法庭。这种特别法庭让法官们能够将这些犯人送去治疗而不是关进监狱。至于作者的儿子迈克,在过去4年里,状况一直都很稳定。现在他的正式工作是到各级监狱里去给那些精神病患者提供咨询,帮助他们加入治疗项目。

《疯狂》一书中还表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精神病患者的漠视甚至歧视,也是使精神卫生领域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疯狂》中描写的少数人物,其中包括有献身精神的精神科医生、护士、法官、律师和社会工作者,他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心,为精神病患者孜孜不倦地工作,关爱他们并力主进行重大改革。正像著名影星、奥斯卡奖、艾美奖的多次获得者蓓蒂·杜克所说:“《疯狂》一书是上帝送来的礼物。面对精神病患者,许多人要作出选择,而这部书将会打开他们的心扉。我们当中会有数不清的人对厄雷和他的儿子迈克充满感激之情。”这显然是她的肺腑之言,因为她自己也曾饱受精神病的折磨。

今年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在皮特·厄雷10月的日程表上,已经安排了在5个城市做6次演讲的活动。他已经成为美国精神卫生体制改革的热情鼓吹者和精神病患者权益的坚定捍卫者。

皮特·厄雷在《致中国读者》中说:“中国和美国差异很大。但我们都是国际社会的成员,通过共享我们的故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并成为朋友。”就我个人来说,他的4部书的确也加深了我对美国的了解。例如,关于美国的种族歧视,我过去通过读书和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有所体会。但《间接证据》通过一个具体案例,加深了我对这个问题的长期性、顽固性的认识。美国的立国思想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这是使美国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疯狂》一书有力地说明,不问具体情况一

味强调这种自由和权利会产生怎样的严重后果。美国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国家，美国人也非常自信。《间谍之家》告诉我们，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在下意识里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别的国家的人会背叛自己的国家，而美国人不会，因而即使在美国的一些军事和情报部门，人事和安检制度也是相当松懈的，这样才使像沃克和埃姆斯这样的人能长期进行间谍活动而不被发现。

为了出书一事我和皮特·厄雷先生经常通信，并互以朋友相待。我感到他是一位谦虚和善的人。前两天我刚收到他应邀写的《致中国读者》，信中他还说正在完成一部新书，要在月底交稿。我也不时在他的个人网站（[www.petearley.com](http://www.petearley.com)）上看到他写的一些颇有意思的博客。可见他在百忙中并没有忘记笔耕。他从未来过中国，曾来信表示非常向往。鉴于他以纪实和调查性作品著称，马里兰州的高撒尔学院曾请他开过一门课，专门讲授这两种报道的写作。他还应邀到美国多所大学讲学。他在新闻学实践和教学两方面的经验，加上在精神病问题上的丰富阅历和研究，使我又有了通过有关单位邀请他来华访问的想法。这是我的希望，也可能是他的梦想。

汪有芬<sup>①</sup>

2011年8月21日

---

<sup>①</sup>《北京周报》原社长兼总编，离休后曾与人合作翻译《克林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秘闻》（东方出版社）；翻译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参加翻译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华文明史》（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 目 录

---

序 / 1

一 根源 / 15

二 爱和背叛 / 73

三 错误的开始 / 137

四 无忧无虑的生活 / 211

五 最后的表演 / 251

资料来源 / 292

参考书目选编 / 304

致谢 / 306

# 序

---

## 好戏开场了

你是怎样闯进监狱的？

奥尔德里奇·黑曾·埃姆斯 1994 年年初刚承认自己是克格勃间谍，为写成此书，我就想对他进行一对一的采访。但要怎样才能采访到他呢？他被关押在华盛顿特区以南戒备森严的亚历山大拘留中心的一幢高层监狱中。美国司法部对埃姆斯和媒体已经十分紧张，在埃姆斯刚刚被捕后不久我跟他有过一次简短的会面，当时法庭指定的那个聪明的辩护律师柏拉图·卡切里斯带了几位电视界名人和作者去见他那个臭名昭著的当事人。而埃姆斯总共加起来也和包括我在内的 4 名作者有过不留记录的交谈。我们所有人都希望得到他的同意对他进行独家专访。没人可以对他进行“付费采访”，因为这种“劳务费”会被政府没收。在如何写这部书的问题上，我也没打算给他任何控制权，但我知道埃姆斯有充足的理由开口说话。政府对待他妻子罗萨里奥的方式让他怒不可遏，他认为中情局将他描绘成一个酒鬼和无赖是不公平的。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的臭名远扬还挺得意。

1994 年 7 月 7 日，《华盛顿邮报》名人琐闻专栏作家爆料说，埃姆斯已经在监狱里跟可能对他进行采访的人见了面，这让联邦检察官们勃然大怒。负责起诉埃姆斯一案的联邦助理检察官马克·J. 霍克沃给卡切里斯写了一封信，信中抱怨道：“我听说近来有媒体名人结队来监狱。你的当事人……将来跟媒体如何接触……似应在当前就把细则制订出来。”霍克沃提醒卡切里斯，现在

序

让埃姆斯透露机密情报还是违法的，他警告道：“到底什么东西才算机密，得由美国政府而不是埃姆斯说了算。”霍克沃宣布，从现在起，除非得到中央情报局的同意，并由他们派一名审查官全程监督采访过程，埃姆斯才可以跟媒体见面。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卡切里斯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卖起了关子，“好消息是埃姆斯决定接受你的独家采访让你写一本书。”

“坏消息呢？”我问。

“如果没有中情局审查他所说的一切，我不知道你如何进去见他。”

我知道政府有足够的理由对埃姆斯神经过敏。他在中情局行动部<sup>①</sup>工作了31年，了解中情局许多最敏感的秘密，在冷战期间，许多最为冒险的间谍活动他都有份。他的专长就是对付克格勃，然而恰恰就是这个组织后来居然成了他的主人。但是我怀疑，政府希望封住他的口，除了保护国家安全之外还有别的理由。自他于1994年2月21日被捕的那刻起，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跟公众透露的情况截然相反。有不肯透露姓名的前中情局情报人员说埃姆斯是一个没多大用处的人，一副装模作样的官僚主义者做派，他下午大多数时间都会伏案酣睡。而联邦调查局只顾着往自己脸上贴金，也让媒体一头雾水。联邦调查局甚至向纽约作家彼得·马亚斯保证，说他们会让他独家采访埃姆斯，让他将这个联邦调查局的故事赶紧出版。马亚斯在其作品《杀手机谍》的开篇中吹嘘，“真实的故事”并不是埃姆斯和他的间谍活动，而是“埃姆斯是如何被联邦调查局追捕、擒获的”。

政府的这种废话让我怀疑。如果埃姆斯真是这么一个一无是处的蠢货，为什么中情局会让他知晓其最高机密？如果联邦调查局的工作真干得这么漂亮的话，为什么要花9年时间才能抓住他？有些事公众肯定被蒙在了鼓里。

调查一名臭名昭著的人物通常不难，但埃姆斯不同。因为他多数时候都不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为政府做事，中情局在公众面前隐瞒事实也合情合理。但对于我来说，要了解埃姆斯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成为叛徒却只有一个办法。我必须单独跟他见面。我想找出他的动机所在，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怎样的。

但是要怎么做呢？我如何进入监狱呢？特别是在霍克沃刚刚颁布禁止埃姆斯跟媒体见面的新规的情况下。

他到底有没有颁布新规呢？

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华盛顿特区工作，在我做记者的过程中，我学到的

---

<sup>①</sup> CIA's Directorate of Operations, 简称 DO。本书脚注除注明，均为本书原注。——译者注

一课就是，联邦政府的官僚喜欢在事先不通知实际执行人的前提下颁布法令。我有把握，有关他的新法规，霍克沃肯定会通知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但转念又想：他会花工夫跟监狱里的什么人讲这事吗？

我开车前往亚历山大拘留中心，要求跟县里的行政执法官通话。他很忙，于是他的秘书建议我去跟监狱的实际管理者——副行政执法官理查德·R. 鲁斯卡克——谈谈。他见我的时候一脸冷漠，在他眼中，我跟一个走家串户的推销员并无二致。我跟他解释说，埃姆斯已经同意接受我的独家访问，让我写一本书，我想开始采访他。鲁斯卡克不为所动。他说如果他让我进入监狱采访的话，那任何提出采访的媒体他都要放行。“我们可应付不了这样的阵势。”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发现鲁斯卡克并没有提到霍克沃的信，于是我决定再试一试。

“但是你不用让其他人进去的，”我说，“因为埃姆斯只接受我的专访。”

鲁斯卡克没有回答，但是我从他的表情判断，我的观点并没有让他改变主意。接着，我的运气来了。

“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我说，“我曾经在防备措施非常严格的堪萨斯州莱文沃斯监狱里待了一年，为我的上一本书做调查，所以我已经习惯跟囚犯和狱警相处了。”我将一册自己的作品《骚动之所：生活在莱文沃斯监狱》的平装本交到他手上。

“哎呀，我刚看完这本书！”鲁斯卡克说。书是一个朋友推荐给他看的，更幸运的是，他还很喜欢。我们谈了一会儿书中的几个主要角色，说起管理监狱有多难。

“你进来的时候，我铁了心不让你见埃姆斯的！”鲁斯卡克说，“但既然埃姆斯说他想见你，而且他的律师也不反对，那应该没事吧。”

我们握手之后我准备离开，但又停了下来。“我很希望在监狱的律师/委托人会见室见囚犯，而不是在普通的会见室见他，”我解释说，“不知道这样行吗？”我知道囚犯在会见来访者的时候必须待在监狱的会见室，隔着一个厚厚的玻璃窗，坐在那里通过电话交流。我有预感埃姆斯不会同意通过电话交谈，因为他害怕政府会录下他的谈话内容。

“对不起，”鲁斯卡克说，“那个房间只限于律师。”

我问鲁斯卡克我是否可以当晚就开始，他答应通知警长。我不希望白天采访埃姆斯，因为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仍在盘问他（他早些时候已经认罪），我不想冒险撞上有可能将此事泄露给霍克沃的人。晚上8点左右，我走进监狱空荡荡的休息室。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很镇静，我走到监狱的控制中心，一个有着强化玻璃的隔间就像银行免下车服务窗口。我很担心。要是鲁斯卡克

序



已经致电霍克沃，或者他已经收到了检察官下的关于媒体采访埃姆斯的新禁令，那该怎么办？

“你有什么事？”一名副警监通过内部通话系统问道。

“我是来采访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的，县里的副行政执法官鲁斯卡克今天下午已经批准了。”

那位副警监翻了翻一摞文件。“对不起，”他说，“可我没有收到有关此事的通知。”我感觉自己的汗都出来了。“我得给当班的警督打个电话。”他说。

时间似乎慢了下来。我瞥了一眼休息室的钟，看着红色的分针慢慢地扫过钟面。几分钟后，我听见一声巨大的声响，是一根沉重的钢门闩在锁洞里转动发出的声音。我左边的一道钢门开了，一个上身穿雪白衬衫、下身穿着有笔挺裤线的蓝色牛仔褲的娇小女子走到前面。她是晚间值班的警督。

“我想采访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我说，“是鲁斯卡克先生下午批准的。”

“我知道，”她回答道，“但有个问题。”

“糟糕！”我想，难道他们发现了霍克沃写的信。

“没人下过有关此事的通知，”她继续说，“但是我今天早些时候跟鲁斯卡克先生谈话时，他告诉我这事他点头了，所以我想应该没问题。”

她跟控制室的副警监交代了一下然后转向我：“你想在哪里采访他？”

“呃，我早些时候跟卡切里斯先生一起来见过埃姆斯先生，我们是在楼上律师/委托人会见室见的面，那里蛮方便的。”

她转向后面的副警监。“让他们带埃姆斯先生去律师/委托人会见室。现在那里没人，应该没什么问题。”

几分钟后，我站在会见室内等埃姆斯。埃姆斯被一名狱警带进来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没有说话，但是等那名警官一离开，我们握了握手，两个人都咧开嘴笑了。

“你竟然没有审查官的陪同就进来了！”埃姆斯大叫，“真难以置信你做到了！太神奇了，真是太神奇了！”

正在这时，那名狱警走进房间。

“对不起，厄雷先生，”他说，“我刚接到控制中心的电话。”

我感觉自己的脸变红了。我想要么是有人看了霍克沃的信，要么就是鲁斯卡克不想让我在律师/委托人会见室采访埃姆斯。我看着埃姆斯，发现他脸上毫无表情。

狱警递给我一份法律表格和一支笔。“上楼之前你应该在这份文件上签